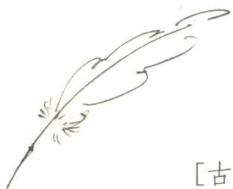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荷马注疏集

程志敏 张文涛 ● 主编



[古希腊]荷 马 等 ● 著

英雄诗系笺释

Commentary to Epic Cycle

崔 嵬 程志敏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荷马注疏集

程志敏 张文涛 ● 主编

2106.2
1511



英雄诗系笺释

Commentary to Epic Cycle

[古希腊]荷 马 等 | 著

崔 嵬 程志敏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诗系笺释/ (古希腊)荷马等著;崔嵬,程志敏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6007-1

I. ①英… II. ①荷… ②崔… ③程… III. ①史诗—文学
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491 号

英雄诗系笺释

[古希腊] 荷马等著

崔嵬 程志敏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392 千字

印 张: 16.25

定 价: 4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荷马注疏集”出版说明

文兴于诗，理源于史。诗亡然后有史，道术崩裂而诸子崛起……在中国，由经而子，等而下之；在西方，从诗到史再到哲学，每况愈低。我国古人在退化史观中尚能通过比较看到自身的不足——“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刘勰语）；虔敬谦和的古代西方人在神明和远祖面前，也曾时时感到一己的卑微无力——从源头开始，才有最好的观察（亚里士多德语）。唯有中西方的现代学人才凭靠思想进步论无比自信乐观，然则，天人必究，古今未通，何以言言？

荷马“史诗”是西方最早的“经”，荷马则是“最神圣者”（柏拉图语）——“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其“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之德之能，又岂止“建言修辞”之功、“文章骨髓”之极。宗经即明诗，师圣以承教。王者迹前，先有神明，神明之后，才有诗——诗乃神明遗教。受神明启示并为其代言人的“缪斯仆人”，吟唱的便是经天纬地的良法。荷马诗篇在古希腊不仅是让人温柔敦厚的《诗》，也是疏通知远的《书》，广博易良的《乐》，絮静精微的《易》，恭俭庄敬的《礼》和属辞比事的《春秋》。荷马具有神圣的乃至灵异的天性（德谟克利特语），这位“最智慧的人”（赫拉克利特语），不仅“教化了希腊”（柏拉图语），而且有如奥克阿诺斯的不绝源泉，滋养了整个西方文明，成了才情文思乃至文教典章的评判标准——这位盲人有能力让后人看到自己无法看见的东西（西塞罗语）。

2 英雄诗系笺释

古希腊好些古经长期归在“荷马”名下——近现代疑古风大盛，众多经典在科学考证的手术刀下伤痕累累。所幸的是，如今人们从渎神的迷狂中醒来后，发现如此科考得不偿失。那些依传统被归在荷马名下的诗篇，理应回到自己最古老的状态，以便我们不再纠缠于外在形式，转而深入更根本的问题——“不以流之浊而诬其源之清也”（颜元语）。

“荷马注疏集”依牛津本作法，悉数收入所有归在荷马名下的传统诗篇，以清代学人整理国故的方式，翻译笺释；同时采译西方学界研究和绎读荷马的成熟之作——“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语）！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戌组

2010年3月

“荷马注疏集” 出版说明

文兴于诗，理源于史。诗亡然后有史，道术崩裂而诸子崛起……在中国，由经而子，等而下之；在西方，从诗到史再到哲学，每况愈低。我国古人在退化史观中尚能通过比较看到自身的不足——“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刘勰语）；虔敬谦和的古代西方人在神明和远祖面前，也曾时时感到一己的卑微无力——从源头开始，才有最好的观察（亚里士多德语）。唯有中西方的现代学人才凭靠思想进步论无比自信乐观，然则，天人不究，古今未通，何以言言？

荷马“史诗”是西方最早的“经”，荷马则是“最神圣者”（柏拉图语）——“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其“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之德之能，又岂止“建言修辞”之功、“文章骨髓”之极。宗经即明诗，师圣以承教。王者迹前，先有神明，神明之后，才有诗——诗乃神明遗教。受神明启示并为其代言人的“缪斯仆人”，吟唱的便是经天纬地的良法。荷马诗篇在古希腊不仅是让人温柔敦厚的《诗》，也是疏通知远的《书》，广博易良的《乐》，絮静精微的《易》，恭俭庄敬的《礼》和属辞比事的《春秋》。荷马具有神圣的乃至灵异的天性（德谟克利特语），这位“最智慧的人”（赫拉克利特语），不仅“教化了希腊”（柏拉图语），而且有如奥克阿诺斯的不绝源泉，滋养了整个西方文明，成了才情文思乃至文教典章的评判标准——这位盲人有能力让后人看到自己无法看见的东西（西塞罗语）。

编译者前言

西方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这两百来年中，编辑、整理和翻译了许多古籍，几乎所有重要经典的现代编本都在这段时期内相继问世。这的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无论就规模、深度还是质量来说，几百年前所谓的“文艺复兴”在古籍的处理上都无法与之相比——尽管西方文明在这段时间内从近代走到了现代甚至后现代，但古典的命脉不仅从来未曾（也不可能）彻底断过，而且近几十年反倒出现了强烈的“反弹”，便端赖这些自甘寂寞的学者勤奋用功之故。他们或许都算不上什么“大思想家”，亦往往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功劳却委实不可小觑：人们的阅读和教化因他们的劳作才有了更为可靠的文本，思想的不断发生和拓展才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也才是一个美好时代初期应该具有的气象。

《英雄诗系》（*Epic Cycle*）的现代编本初版于上个世纪下半叶（G. Kinkel, *Ep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 Leipzig 1877），后来，T. W. Allen 把《诗系》收入五卷本的《荷马全集》中（*Homeri Opera*, Oxford 1912），看成是“荷马”的作品。这个编本只有希腊文，没有现代西语的翻译。两年后，H. G. Evelyn-White 把《诗系》译成了英文，收入 Loeb 丛书，希—英对照，但把它归在了赫西俄德名下（*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 London 1914）。在接下来的

2 英雄诗系笺释

几十年中, E. Bethe, A. Severyns, A. Bernabé, M. Davies 和 M. L. West 等人, 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为《诗系》的编校和翻译做了一些推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后这位 Martin Lichtfield West (1937 -), 牛津大学荣休教授, 被誉为“当代最杰出和多产的希腊学者”, 勇猛精进, 著作等身。他的《诗系》译文被收入新 Loeb 丛书 (*Greek Epic Fragments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h Centuries B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取代了 Evelyn - White 近百年前的译本, 也意味着虽功德无量却也颇受诟病的 Loeb 丛书由此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值得注意的是, Allen 和 Evelyn - White 之后的其他学者, 既不把《诗系》算在荷马名下, 也不归在赫西俄德头上, 而是淡化该书的“著作权”问题, 直接面对《诗系》本身: 只要能够有助于我们对古人的理解, 那个本来也扯不清楚的“著作权”就让它悬置起来好了。继“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 之后而起的“诗系问题”(“Cyclic” Question), 似乎也就不是问题了。不过, 我们还是需要简单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以交代我们把《诗系》编入《荷马注疏集》的理由。

现有《诗系》多为残篇或辑语 (fragments), 其主要内容来自于一个叫做普罗克洛斯 (Proclus) 的人编写的一部名为 *Chrestomatheia Grammatike* (简写作 *Chrestomathy*, 意近“益世文选”) 的书, 但这本书未曾单行刊布, 而是收录于 Photius 编的 *Bibliotheca* 中 (即本书中的 *Library*, 意近“图书集成”或“文苑英华”, 约成书于公元 850 年前后)。这个普罗克洛斯何许人也? 他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书?

关于这位普罗克洛斯, 学界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他是公元二世纪的文法学家, 一是认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柏拉图主义者 (412 - 485)。前一种观点以 Severyns 为代表, 根据亚历山大里亚文法学家菲洛彭诺斯 (Philoponus) (490 - 570) 的说法, 人们在三世纪中

叶时就已经不再阅读《诗系》，而到了菲洛彭诺斯所生活的时代，《诗系》已彻底失传，因此这个普罗克洛斯只可能是公元二世纪的文法学家。但以 Allen 为主的大多数学者却持第二种观点，因为很多古典文本流传到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时代，而且普罗克洛斯本人也是一位语文学家，对古典文本下过很大的功夫——这是整个新柏拉图主义在学问上的共同特点，甚至他的主要工作似乎就在于整理和编辑古书：研究过赫西俄德，评注过荷马史诗和俄耳甫斯，阐释过柏拉图的《王制》和《蒂迈欧》。他很可能在年轻时就为自己和学生创作过史诗指南（不仅仅是荷马史诗的学习手册），其中包含了希腊的历史和宗教。^① 这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立场若合符节。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诗系》的编者就是这位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

完整的《诗系》在普罗克洛斯手上得以最终形成，这种“横空出世”让人觉得它可能是普罗克洛斯的“伪造”，因为此前专门以编辑和整理古书而著称的亚历山大里亚学园诸公都没有编整过篇幅如此大、内容如此连贯的《诗系》。这种看法虽然完全站不住脚，^② 但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对我们亦有所启示。据付修斯（Photius）记载，普罗克洛斯为主要的史诗诗人编写过传记，“他也着手解释过所谓的‘诗系’，该‘诗系’以天和地传说中的婚姻开始，……然后，又接着谈到了希腊人关于神明的各种神话，以及少量可信的历史故事。‘诗系’，出于不同诗人之手而得以完善，最后以奥德修斯在伊塔卡上岸结束。他说‘诗系’中的诗歌之所以得以保存和广泛的研究，

^① T. W. Allen. *Homer: The Origins and Transmiss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页 53-54。

^② G. Murray 认为这与历史不合，也与普罗克洛斯的话相冲突，因此几乎不需要详细地反驳。

不是为了那些诗歌本身，而是为了说明那些事件的连续性”^①。在这段话中，“‘诗系’得以保存和广泛的研究”和“出于不同诗人之手而得以完善”云云，就已经说明《诗系》在普罗克洛斯时代颇为流行，普罗克洛斯见到过那些《诗系》文本，但《诗系》不大可能是普罗克洛斯自己根据前人的传说或文献编造的。不过，普罗克洛斯也许在编辑和整理的过程中偷偷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却也完全可能。这与新柏拉图主义钟情于古希腊各种典籍的目的是一致的。

基督教上升为国教后，开始出现所谓“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冲突，以“雅典”为核心标志的希腊文明被视为“异教文明”。所谓“异教”（pagan），便是指“非基督教的”，也指未经启蒙的或享乐主义。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 *paganus*，本指“乡巴佬”，后来主要指希腊人或希腊文明。但颇具喜剧意味的是，*paganus* 这个词却来自希腊语，本指“平民”，而当辉煌灿烂的希腊文明自身变成权力世界的“平民”后，就不幸堕落为蒙昧的代名词了。既然被后起（甚至在很多方面模仿自己）的基督教判为“异教”，即“非我族类”，当然要受到惩罚、制裁和限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异教文化”研究的人，就只好想一些巧妙的办法了。他们不敢大谈义理，只是躲在故纸堆里，埋头整理古籍，一些散乱而濒于失传的古老文献反倒因祸得福了。其中，史诗（包括诗系）就是一个看似最远离意识形态的领域，不大可能会受到当局的惦记，于是，普罗克洛斯等人对史诗的研究才终于成就了西方文明史在中古初期的一抹亮色。但殊不知，史诗也是哲学（的领地），^② 都是希腊学者暗地里用来与基督教作斗争的利器，“新柏拉图主义”之“新”，亦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

① 转引自 G. Murray.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页 340。

② T. W. Allen. *Homer: The Origins and Transmission*, 页 55。

来理解：他们大谈特谈“太一”之类的偏离柏拉图学说的一些看似谄媚基督教的理论，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研究者似乎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他们看似无关痛痒地整理古籍，却绝非全然的“价值中立”（我们对此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他们由此发展和繁荣的语文学“乃是与基督教战斗的主要领域，的确也只能这样（indeed a body at war with the Christians could not be otherwise）”^①。由此可以大致推断，《诗系》的集成者就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对《诗系》的兴趣和研究也可为此佐证。

二

普罗克洛斯所编辑的《诗系》不完整，另外还有很多残篇辑语存在于其他材料中。可以肯定的是，普罗克洛斯在编辑和整理的时候，见到过部分《诗系》的内容，这就意味着，《诗系》在他那个时代早就已经成书了。那么，《诗系》究竟成书于什么时候，又出自谁之手？

公元225年前后，雅典纳乌斯（Athenaeus）这位真正博学的修辞学家和文法学家，根据权威的材料，认真研究过《诗系》。也就是说，他看到过包括《提坦之战》、《塞浦路亚》和《忒拜之歌》等在内的《诗系》，这即表明《诗系》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成书”了。但这位见多识广的学者却并没有公开说他知道这些英雄史诗的作者及其创作日期，他只是说“《塞浦路亚》的作者”云云，无法作为证据。而他唯一谈到的《洗劫伊利昂》的作者，说它是阿吉亚斯所作，但这种说法与普罗克洛斯和其他材料相冲突（大多数材料都说它是阿克提努斯所作）。

① 同上，页53。

此前一个世纪的旅行家和地理作家泡萨尼阿斯 (Pausanias), 大量地利用了公元一世纪一些历史学家和神话作家的材料, 几次提到过英雄诗系, 也引用了一些片段。现在不大清楚的是, 他究竟亲自读到过《诗系》, 还是仅仅从一些权威材料中见到过前辈对《诗系》的引用, 他自己只是转引而已。晚期希腊的材料一般持后一种观点。在泡萨尼阿斯那里, 《塞浦路亚》、《小伊利亚特》、《俄狄甫斯之歌》等史诗的作者不详, 《洗劫伊利昂》出自乐斯凯欧 (Lescheos) 之手, 《归返》不详, 但他在别处提到过特洛岑的黑吉亚斯 (Hegias of Trozen)。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认为《忒拜之歌》“可能是荷马所作”。泡萨尼阿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所有这些史诗的作者, 但他就这些作者所提供的信息, 已较普罗克洛斯远为丰富了。^①

《诗系》的创作年代由此大幅度提前, 有的人认为是在希腊化时期 (如 D. B. Monro), 具体地说, 也就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后, 因为从那个时候 (或稍早) 开始, κυκλικός (诗系) 已经变成一个专用名词, 而 Homeric Epic (荷马史诗) 已经仅限于指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就是说, “荷马史诗”已经同此前归在荷马名下的“诗系”相分离。有学者把他提前到公元前 536 年前后, 有人则认为至多不超过古风时代晚期 (公元前 700 年后不久), 其依据是古希腊泛雅典娜节的一条规定, 即在这个赛会上, 只允许朗诵荷马的史诗, 而不能够朗诵其他人的史诗, 这似乎表明荷马史诗更加古老和神圣 (在古希腊人看来, 古老的即是神圣的, 也是最好的), 而后期的诗作则没有这样的资格, 即暗示《诗系》后起。^②

《诗系》不管具体出现在什么年代, 反正是在荷马之后, 是后来

① G. Murray. *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页 242 - 343。

② 同上, 页 299。

的诗人为把《荷马史诗》的故事补充完整而作，因为《荷马史诗》并没有交代特洛亚战争的起因，以及战争胜利后其他英雄的归返故事。创作《诗系》的诗人被称为“*νεώτεροι*”（更后来的诗人，亚历山大里亚编辑家阿里斯塔克 [Aristarchus] 语），而《诗系》也被认为是填充荷马“鸿沟”的“增补诗作”（supplementary poems）。^①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昆图斯（Quintus of Smyrna，大约生活在公元三到四世纪左右）所写的史诗《荷马之后》（*Posthomeric*）。这部史诗讲述阿喀琉斯之死到特洛亚战争结束期间的故事，但它文学成就并不高，无非是拙劣地模仿甚至抄袭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埃塞俄比亚》、《洗劫伊利昂》和《小伊利亚特》。^② 但这部书的名称本身即代表了一种倾向，认为《诗系》无非是“荷马之后的作品”。

所谓“荷马之后的作品”这种说法，容易产生歧义：究竟是说《诗系》“成书”于荷马史诗之后，还是说诗系中的故事“成”于荷马之后。极少数学者强硬地主张《诗系》的作者系荷马之后的诗人，比如说荷马的传人（即所谓的 *Homeridae*）或希腊化时期的史诗诗人，他们根据荷马史诗中的一些线索重新创作了荷马史诗故事之外的史诗，以使得荷马史诗成为完整的和圆圈式的“成套史诗”（即所谓的 *cycle*）；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诗系》中的故事早已存在，后人只是把它们汇编成书而已。但这些《诗系》何时汇编而成的呢？这个问题殊难回答，正如《荷马史诗》的成书年代一样，无法确定。因为即便在希腊语的文字产生之后的很久一段时间里，很多“著作”

① G. S. Kirk. *The Songs of Hom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页 285, 参页 98, 254.

② Quintus Smyrnaeus. *The Fall of Troy*. Tr. By A. S. W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也多是口耳相传。《荷马史诗》“创作”的时间肯定远远早于其“成书”的时间，其成书与否，对于《荷马史诗》来说并无多大关系。同样，《诗系》的成书时间可能稍晚于《荷马史诗》成书的时间，但这并不说明《诗系》就比《荷马史诗》更晚出现：《荷马史诗》大量地引用了《诗系》的内容，甚至在古代一直被视为《诗系》中的一部分，尽管是《诗系》最重要、最完美和最宏富的一部分。

古希腊的经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以及更早的西蒙尼德斯、品达和卡里努斯（Kallinus，公元前八到七世纪），都曾谈到了荷马与《诗系》的关系，足见《诗系》的创作、成书及其性质在希腊古典时期就已经有一些“定论”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比较了《荷马史诗》和《诗系》的创作手法和文学价值，即表明《诗系》在他那个时代已然颇为流行。亚里士多德认为荷马具有天赋才能，没有像写历史著作那样把什么都写进去，而是只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为主线，然后把别的部分穿插点缀在史诗中，以避免冗长、枝蔓和平淡。但包括“《塞浦路亚》的作者和《小伊利亚特》的作者”以及“那些写《赫拉克勒斯》、《忒修斯》以及这类诗的诗人”在内的《诗系》诗人，就不如荷马那么高明了。^①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提到《埃塞俄比亚》、《洗劫伊利昂》和《特勒戈诺斯纪》等诗作。

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等人的剧作，直接取材于《诗系》，堪称《诗系》的“戏剧版”，这充分表明《诗系》由来已久。（雅典纳乌斯说：“索福克勒斯喜欢《英雄诗系》到了较深的程度，以至于他创作的整部戏剧都同里面所含有的神话相一致。”）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荷马史诗》直接对《诗系》的“引用”，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1459a，另参1451a。

而且这种深刻的内在关联，也能佐证荷马对部分《诗系》可能拥有一定的“著作权”。

三

《诗系》究竟为何人所作？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考的问题，现代学者对此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共识，对我们理解《诗系》的内容也颇有一些帮助。大致说来，人们对《诗系》著作权有三种看法：全然与荷马无关；部分为荷马所作；都可归入“荷马”名下。那种认为《诗系》与荷马全然无关的看法，太过极端，甚有现代疑古后遗症，不足与语。我们且来看后面两种意见。

希罗多德明确地说《塞浦路亚》并非荷马所作（《原史》2. 117），但不敢肯定《后生们》（*Epigonie*）是否为荷马所作，他只是“倾向于”认为该史诗出自于荷马之手，他所谓“如果荷马真的写作了《后生们》的话”（4. 32），便意味着他不能够确定这部史诗的作者。就以《塞浦路亚》为例，有人认为这首史诗的作者不详，只知道它“是诗系中的一首；它涉及抢夺海伦。作者是谁还不确定，一定是诗系诗人中的一员”（*Scholiast on Clement of Alexandria*）。不过，据普罗克洛斯的辑语所载，这部史诗的作者可能是“斯塔西鲁”，也可能是“萨拉米斯”，还有可能是两人的“合著”，还有可能是“荷马”所作，“由于他女儿的原因而把它送给了施塔西鲁，并且根据他来自的地方而把该作品命名为《塞浦路亚》”。普罗克洛斯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从音韵学的角度判断，这首诗的题目不应该是“塞浦路亚”。显然，根据该史诗的作者施塔西鲁来自塞浦路斯，就把它命名为《塞浦路亚》的说法，不大符合史诗的内容，在我看来，《塞浦路亚》之名，应该指“特洛伊战争”起源于女神阿佛罗